新編宣和遺事目錄　前集

蔡京償巨商債　營造宮殿大興工役
謚元祐諸賢爲黨禁　封安石爲荊公
加封安石爲舒王　立元祐黨碑于端門
石匠安民不肯鐫名于碑　蔡京立茶法権茶更立塩法
章澤論塩鈔苦民被貶　蔡京令天下寺觀祝聖壽
命童貫安撫熙河　彗出西方下詔求言
劉逵乞碎元祐黨碑　解州塩池蛟祟
命張繼先除蛟害　二神起居聖駕
褒封繼先爲眞人　黄河清廬州雨豆
蔡京賀瑞即除太師　復賜蔡京玉帶
康王生上夢錢鏐挽御衣
河南淮北旱命道士王文卿祈雨
張商英論蔡京專恣亂政　蔡京降授太保
除張商英爲右丞相　張閣知杭州兼花石綱事

朱勔因花石綱得幸　詔毀京師淫祠
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　詔蔡京入內苑賜宴
蔡京進封魯國公　詔安石配享夫子廟
賜方士徐知常號冲虛眞人　郊祭以道士執儀衛前導
置道階品秩　林靈素以夢感徽宗得幸
徽宗夢遊神霄宮　自稱爲道君皇帝
女眞陷遼　詔林靈素修道書
林靈素入眞見明達后　天神降坤寧殿
道士劉混康奏增萬歲艮岳　金芝産萬歲峯
徐知常報三章獲罪上帝　知常逃歸閩累詔不赴
知常引獄吏遊月宮　蔡京子蔡攸尚康福公主
童貫進太保　大內火是夕徽宗私宿于外
御寶籙宮度籙設千道會　呂洞賓題詩赴會
女眞阿骨打稱帝　宣和殿地陷

昊天廟神像有淚　神宗便殿塼出血

詔致佛為大覺金仙　金使來議攻遼

開封茶肆龍現為軍所殺　東北現黑白二氣有折烈聲

水破汴堤命唐恪治水　宴蔡京父子于保和殿

蔡京請見安妃　入閣皆琉璃多瑞

上幸蔡京第觀金芝　蔡京進鳴鑾記

蔡京勸道君以太平為娛　道君易服私行都市

李邦彥為浪子宰相　鄧肅進十詩議切朝政

金國遣使哲書為兄弟國　議滅遼以燕雲歸宋

加梁師成太尉王黼太宰　方臘叛于睦州

差童貫收方臘　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

洛陽京畿盜賊出掠食小兒　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使

梁師成加開府儀同三司　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

楊志等押花石綱違限配衛州

孫立等奪楊志往太行山落草　宋江得天書有三十六將名

宋江因殺閻婆惜往尋晁蓋　張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將降

宋江三十六將共反　蔡京奏赦天下弭星變

太史奏毛頭星現主兵戈　徽宗入內有憂色

張商英奏君臣失德　徽宗問民間音樂

高俅楊戩勸上休聽臣諫

徽宗易服出後載門遊金環巷

往周秀家茶肆見李師師　徽宗宿李師師家

留龍鳳鮫綃直繫　賈奕見御衣閃倒

高俅復隨徽宗幸師師家　高俅押賈奕下大理寺

李媽媽救賈奕得免　宋邦傑因賈奕事曹輔入諫

曹輔罷職編管外州　張天覺諫主上私行

徽宗使楊戩[illegible]師師　楊戩得賈奕小簡

徽宗遣中使[illegible]賈奕賜死　張天覺救賈奕死

敗賈奕爲瓊州司戶　宣李師師入朝賜冠帔
張天覺乞歸田里　張天覺逃去不知所在
冊李師師爲明妃　童貫蔡攸交割燕城
吳乞買立爲金國皇帝　童貫伐燕敗走平州
徽宗與靈素遊月宮見二人奕
徽宗改除魔鬼　五臺僧拒水汴河水漲
詔有□術人退水　有僧應詔退水遺下二詩
林靈素乞歸溫州修煉　靈素死葬之異
十二月預賞元宵　童行指斥至尊
罷燈夕之樂

後集

曹豪男子生孕　宋氏子妻生髭鬚
金人滅遼　曹豪夫入宣德門傳二帝

鵝嶺山群狐對飲　狐升御榻留致狐王廟
金兵兩道入寇　童貫逃歸
斡离不陷燕山府等州　罷花石綱下詔求直言
徽宗退居龍德宮　欽宗即皇帝位
斡离不犯慶元府　太史奏帝星復明
太李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　李師師流落荊楚
靖康改元　勾芒神面有鉄痕
土牛夜爲神物所碎　金兵次河北
梁方平潰師　金兵取小船渡河
竄王黼編置永州　王黼至雍丘縣伏誅
朱勔李彥賜死　上皇如南京
斡离不奪天駟馬二萬疋　金兵攻京城
李綱帥師拒守　鄭望之使虜求和
康王使虜營爲質　太子遣康王歸易肅王爲質

种師道姚平仲等勤王
王孝迪根括金銀

梁師成伏誅八角店
姚平仲道蜀

金兵退師
种師道乞兵邀擊虜歸路

李綱乞遣兵護送
李彥邦力沮邀擊之議

蔡京死於潭州
蔡攸蔡絛童貫等各伏誅

李綱迎上皇于南京
趙良嗣伏誅

种師道死于虜
韓世忠平李福之叛

斡离不犯京師
粘罕屯青城京師失守

郭京稱神兵失利
欽宗悔不用种師道之言

金兵入城取書籍户口圖籍法物鹵簿樂器等

粘罕刷京城女子千五百人
金人請車駕出城

郎遊麗迫欽宗出城
欽宗來金兵營

粘罕以詔書召欽宗
欽宗還宮見上皇對泣

粘罕遣人促二帝赴軍前
欽宗再詣粘罕軍前

范瓊逼徽宗出宮赴軍前
后妃諸王皆北行

粘罕易帝后衣
李若水死虜營

二帝出紆路傍百姓上羹飯
澤利殺胥都

二帝至安縣知縣持羊酒見澤利

澤利令朱后作歌勸酒
肅王女為番官妻見太后

二帝往見海濱王延禧言為百兀珠事來了

二帝至燕京見金国主
封上皇為天水郡王

欽宗為天水郡公
差人護送帝后赴元帥府

朱后死於元帥府
二帝鄭后押往安肅軍聽候

阿計替護送二帝
契丹知軍欲劫二帝南歸

金國知軍殺契丹知軍
二帝再往雲州听候

西夏反言虜主已做官家
蓋天大王妻韋氏出見二帝

金主生日賜酒食
兀西哺同知監二帝供狀

押二帝往西[illegible]州

周較轄男報二帝金国下江南失利
二帝知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等恢復中原
阿計替令二帝射鴈下　金国移二帝入五登城
鄭后死於路傍林下　上皇哭鄭后失明
二帝夢北方天王告南朝中興
金国主立趙后來問宗瓜　勅朱鄭后同葬於五登城
二帝遇瓜歐妻趙氏相頭　阿計替以不露罪不飲上皇
金主歸天太子完顏亶即位　又移二帝均州住坐
李牧將軍石像死亡　妖神俯伏拜二帝
上皇死於均州投尸石坑中　欽宗移源昌縣听候
源昌縣同知勞欽宗　石神夢感路傍居民獻帝酒
石刻胡僧獻茶　欽宗見雷霹音傳後身
古寺泥僧言上皇前身是玉堂天子欽宗是天羅王
欽宗到燕京見粘罕　欽宗同延禧往鴻寧府听候

金主淫親女　岐王殺金主亶即位
岐王移欽宗入左廨院拘囚　亮弑南伐
亮淫妹殺母及平王孚　亮遺書與秦檜
秦檜殺完顏亮韓世忠已死　命欽宗延禧騎馬習擊毬
延禧欽宗墜馬為馬踐死　金兵初追康王
康王憩於崔府君廟　泥馬載康王日行七百里
康王遇李若水毋贈路費　康王至黃河河水堅合
康王至濟州　官軍及群盜歸者八萬人
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　曹勛蠟書傳上皇九字即真
康王即位南京　宗澤上表請還京
粘罕畏宗澤遁去
宗澤二十餘表請還京為汪黃所阻
宗澤憂憤發疽死　汪黃勸康王避狄東南
高宗幸淮虜陷徐州　駕幸杭州改杭州為臨安府

杜充叛降金兀　張俊明州大捷
陳思恭舟師邀擊獲兀术　韓世忠敗兀术於鎮江府
牛皐荆門大捷　岳飛邀擊兀术大捷
十三處戰功　秦檜歸自虜廷
秦檜倡和議　秦檜定都臨安

新編宣和遺事目録

新刊宣和遺事前集

詩曰

暫時罷鼓膝間琴　閑把遺編閱古今
常嘆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親賢哲　稔亂無非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茫茫往古繼繼來今上下三千餘年興廢百千萬事大槩光風霽月之時少陰雨晦冥之時多衣冠文物之時少干戈征戰之時多看破治乱兩途不出陰陽一理中國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慾也皆是陰類陽明用事底時節中國尊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陰濁用事底時節夷狄

新編宣和遺事目録

新刊宣和遺事前集

詩曰

暫時罷鼓膝間琴　閑把遺編閱古今
常歎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親賢哲　稔亂無非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茫茫往古繼繼來今上下三千餘年興廢百千萬事大槩光風霽月之時少陰雨晦冥之時多衣冠文物之時少干戈征戰之時多看破治乱两途不出陰陽一理中國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慾也皆是陰類陽明用事底時節中國尊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陰濁用事底時節夷狄

陸梁小人得志在天便有彗孛日蝕之灾在地便有蝗虫飢
饉之变天下百姓有流離之厄這箇陰陽都関係着皇帝一
人心術之邪正是也且說唐堯虞舜是箇初頭第一个皇帝
看他治位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敢盤遊不敢荒淫
音樂到得他揖遜傳禅時分且道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傲虐是好舜王那曾敢做慢遊傲虐的事禹王告着舜王使
他休学堯王的孩兒丹朱專事慢遊專務傲虐特地強力不
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共他徒黨在家為淫亂之行故堯
王不將天下傳與他却分付與舜王了舜王治世舉八元八
凱共十六箇才子是有賢德明望的人分布在朝任了官職
却將共工流逐于幽州田地將驩兜放逐于崇山田地將三苗
竄逐于三危田地將鯀誅殛于羽山田地誅竄了這四个凶

人天下百姓皆服其威斷明四目達四聰末梢頭賢人任位
小人在野朝綱自治在位五十二年壽命一百一十二歲將
天下傳與禹王至湯王時為諸侯與葛為鄰葛君不道苦虐
其民湯王伐之東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却道湯王何
故忘我不來極救黎民感慕湯王之德却有夏桀無道寵妺
喜之故將酒傾為池水將肉排為樹林相似日與窮兇徒沈酗
于酒池肉林間苦虐生靈百姓怨道夏桀與日相似這日幾
時喪士我甘受其苦不過情願與至紂無道寵妲己剖賢人
心置炮烙之刑不修德政不改前非武王伐之享國日久傳
位至周幽王寵褒姒之色為不得褒姒言笑千方百計取媚
他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為號的烽火燒起諸侯皆道是幽
王有難率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却無他事只是要取褒姒

一笑後來貶了太子廢了申后申后怒會犬戎之兵來伐幽
王諸侯不來相救遂喪其國有詩為証

詩曰　特寵嬌多得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秖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又楚國靈王寵嬪嬙之色起章華之臺苦虐黎庶遭平王所
追遂死於野人申亥之家有詩為証

詩曰　茫茫春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苦好奢
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嬪之色沉湎淫逸不理國事
被隋兵所追無處避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隋兵搜出亦遭
其虜其國即亡有詩為證

詩曰　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恣嬌奢
不知即入宮前作　猶自聽吹玉樹花

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殺父誅兄奸妹無所不至寵蕭妃之
色蕭妃要看揚州景致用麻胡為帥起天下自錢民夫開一
千丹八里汴河從汴入淮從淮直至揚州役死人夫無數死
了相枕後造龍鳳船使宮女牽之兩岸蕭韶樂奏聞百十里
之遠更兼連歲災蝗饑死人遍地盜賊蜂起六十四處煙塵
一十八處僭改年號李密祖臂一呼聚雄師百萬占了中原
煬帝全无顧念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斬煬帝于吳公臺下
隋國遂亡有詩為證

詩曰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廻

其國有唐是秦王世民行仁布德滅了六十四處煙塵建都于

長安以致大了後來爲唐明皇爲孩兒壽王取楊家女孩兒
名做玉環的爲妻明皇一見玉環生得有傾國之色背後使
人喚玉環出家爲女官道士後來宣入宮中封爲妃子寵幸
無比眞箇是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粧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

那明皇寵愛妃子春從春遊夜專夜寢從此荒淫每日更不
坐朝聽政爭奈那妃子與安祿山私通却抱養祿山做孩兒
明皇得知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做了節度使那祿山思
戀貴妃之色率兵反叛眞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无計奈何只得帶內官走入蜀川躲避了祿山
至馬嵬驛六軍不肯進發把那貴妃使高力士將去佛堂後
田地裏縊殺了諸軍且跟着明皇入蜀後來明皇那兒子肅
宗收復兩京再立唐家社稷也今日話說的也說一个无道
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无度把那祖宗渾沌的世界壞了父
子將身投北去也今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直不是容易
也有康節先生做八句詩道得好道不甚底

詩曰

自古禦戎无上策　唯憑仁義是中原
王師問罪固能道　天子蒙塵爭忍言
兩晉亂亡成茂草　三君屈辱落陳編
公閭延廣何人也　始信興邦亦一言

此詩是康節金社吟　豫先說着个宣和靖康年間讖語後
當初只爲五代時分天下荒荒離亂朝屬梁而暮屬晉干戈

不息更兼連歲災蝗萬民嗟怨塗炭之災百姓受倒懸之苦為此後唐明宗夜夜焚香告天祝曰我乃胡人不能整治天下願天早生聖人撫安黎庶此一感得火德星君霹靂大仙下界降生於西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宅生下一個孩兒當誕生時分紅光滿室異香盈軒趙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匡胤幼與小童戲於街衢好布陣行伍肅然人見而異之及年當弱冠有大志必遊關西行到處除兇去惡長治華夷民安國泰自陳橋兵變恭帝讓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消鋒鏑器為農器毁折旌旗作酒旗太祖一日收平江南有徐鉉奉使至太祖殿下盛誇其主能文因誦其詩太祖道此特村教書語耳因道我少時有詠日詩道是

詩曰

須臾捧出大金盤　趕散殘星與明月

徐鉉聽得這詩大服太祖志量後來人以為讖大金破汴梁之讖太祖傳位與太宗太宗欲定京都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名搏表德圖南的精於數學預知未來之事宣至殿下太宗與論治道曆之數曰　一日太宗問朕立國以來將來運祚如何陳搏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不患不久長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祖再三詰問搏但唯唯不言而已在後高宗中興定都杭州蓋符前定之數亦非偶然也太宗之後傳位于真宗仁宗英宗幾個賢君且說英宗皇帝治平年間洛陽邵康節先生因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閑行忽聽得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先生道洛陽從來無杜鵑今忽來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過二年朝廷任用南人為相必有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

杜鵑声何以到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
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有
云六鷁退飛鸜鵒來巢皆氣使之然也英宗升遐神宗即位
神宗是个聰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綱小紀一一要從新整理
一番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亮的薦那王安石為丞相神宗
准奏召王安石拜相正宣麻時分有唐介做着諫官上疏論
奏王安石泥古迂儒若用為相必多更變重擾天下那時有
呂誨亦上疏彈劾安石有彈文其畧云

臣呂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于
皇帝陛下臣仰覩　公朝除王安石為相者臣切謂安石
每遷小官遜避不已及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
則有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即位則有金鑾侍從之樂好惡
嗜進見利忘義凡在經筵力請坐而講説將來乃要人之重
自処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下之分又與唐介爭論謀殺
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体不能以口舌勝憤懣
發疽而死安石對強辯陵轢同列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示
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制置三司條例兼領
兵財又牽三人勾當八人巡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區
區愚忠切以為安石決不可用若用之為相必變更祖宗
法度以亂天下欲望　聖慈允臣所奏將王安石新命寢
罷宗社幸甚伏取進止

奏上神宗不報安石居相位專務變更一日奏行青苗法差
李常孫覺等往河北諸路俵散青苗錢第一等戶十五貫第
二等戶十貫第三等戶五貫第四等戶一貫五伯第五等戶

一貫青苗在田時分俵散到收成時分催納十分供一分爲
息當有銀臺司范鎮上䟽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　表云
臣范鎮謹奏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爲苗青在田已
估其直收斂未畢已促其償是盜跖之法也臣以爲此法
若行天下擾然民不聊生非國家之利也臣請罷之
表上神宗不听又宰相韓琦奏言青苗錢法大不便於民間
有司著爲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賣妻子者不能償願
陛下察之即與罷免奏上王安石大怒即日貶韓琦於外熙
寧七年大旱帝謂群臣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無可奈何
韓維奏曰陛下信安石臨法散青苗錢於民今之官督取
甚急往往鞭撻人民取足至有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
際重催此苦願陛下權除租税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

帝感悟乃詔韓維放商税而免青苗錢是日雨遂貶安石於
金陵府安石弟安國每憎他兄所爲誤國安國爲西京國子
監教授頗溺聲色時安石爲相以書戒安國宜放鄭聲安
國回書與安石道亦願兄遠佞人也安國又嘗力諫安石言
天下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宜速罷之安石不聽
安國哭於影堂前道是吾家滅門矣安石的孩兒王雱爲人
性險惡嘗殺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歲安石哀悼不能爲
懷嘗恍惚見雱身擔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了單誤我受此
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寺賜額爲報寧院蓋
爲王雱求救於佛也

詩曰

誤國欺君罪不輕　陰司報應自分明
姦邪免事懷私僞　却告金仙洗惡名

話說宋朝失政國喪家亡禍根起於王安石引用壬人蔡卞及
姻黨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姦佞變詐欺君虐民以致壞了宋
家天下神宗崩哲宗即位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名做
光元祐年間天下太平未幾一年司馬光不祿章惇等入相
再行新法把這太平的氣象又變做了亂世哲宗崩徽宗即
位說這个官家才俊過人口賡詩韻目數群羊善寫墨君竹
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劒
閣孟蜀王論愛色貪杯彷彿如金陵陳後主遇花朝月夜宣
童貫蔡京值好景良宵命高俅王黼向九里十三步皇城無
日不歌歡作樂蓋造寶籙諸宮起壽山艮嶽異花奇獸怪石珍
禽充滿其間畫棟雕梁高樓邃閣不可勝計役民夫百千万
自汴梁直至蘇杭尾々相含人民勞苦相枕而亡加以歲々
災蝗年々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樹皮而食者或易
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鬧州劫縣方臘一十三寇放火殺
人天子全無憂問與臣蔡京童貫楊戩高俅朱勔王黼梁師
成李彥等取樂追歡朝綱不理即位了二十六年改了六番
年號改建中靖國改崇寧改大觀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從
即位以來改元

建中靖國元年 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以蔡京為翰林學
士滿朝上下皆是諂佞阿附權勢无人敢言其非獨有御史
中丞豐稷同着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寫着表文一道奏蔡
京奸惡　表文云

臣豐稷陳師錫等切被聖恩濫居言路事有當言而不言
臣為曠職切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學士勾當者緣蔡

京身爲禁從外結後族又締東朝伏望獨斷出之於外若
果用蔡京則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又資政
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乃王安石之壻與京兄弟同惡迷
國誤朝爲害甚大乞正典刑臣日夜爲陛下憂爲宗廟憂
爲天下賢人君子憂若縱取京等於外則間言不入於慈
闈聖慮可忘於憂患實宗廟社稷之福也
表上徽宗謂豊稷道事礙東朝卿當熟慮豊稷奏言自古母
后臨朝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還政的可做万世法則但是
日即在外則聞向宗良宗回等交結在内則聞張琳裴彦
臣等亮焰熾然又有蔡京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飭后家放
逐張琳等黜蔡京于外庶絕朝廷之憂徽宗不從那時殿中
侍御史龔夬亦上奏參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又

下之士共仰聖断然臣切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知其惡民
謡有云二蔡二惇必定沙門籍没家財禁錮子孫又童謡云
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百姓受苦出這般
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爲人反復変詐欺陥忠良
天下不安皆由京卞二人皷弄是時章惇罷相差知越州專
事刑名慘刻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千餘家民間或訴
事稍有暗昧言語加以刀棓釘手足剥皮膚斬頸拔舌之刑
有道號了翁姓陳名瓘的論奏惇罪將章惇貶雷州居住三
月命内侍童貫往杭州監造作局製御用器自是楊戩始用
事五月奪司馬光等官
崇寧元年 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制下中外大駭又賜
京坐延和殿徽宗向蔡京道昔神宗創法立制未盡施行先

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
在朝無可与為治者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教我蔡京頓首謝
願盡死以報陛下徽宗嘗出玉琖玉巵將示輔臣道是朕此
器久已就只怕人言故未曾將用蔡京回奏事苟當於理多
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又何畏哉帝悅

不争奸佞居台輔　合是中原血染衣

蔡京自拜相後有巨商大賈六七輩赴闕投詞言章相公開
邊時及曾相公罷邊時共借訖三千七百万貫至今未見朝
廷支償蔡京奏言徽宗處分道我國家欠少商賈錢債久不
償還怎不辱國蔡京回奏臣請償之帝喜曰卿果能償之否
蔡京差官刻刷諸司庫務故弊的物及麄細香藥漆器牙錦
之類高估價直立字號出還客客猶不受願請少出藥貨試

貨方敢承領那時乳香價利頗高京令吏將乳香附客試賣
客果得價數倍後客欣然承受不半年盡償價訖在後客俵賣
却消折了十九一二无所伸訴者

崇寧元年 除蔡京為左丞相修大內復修創景灵宮及元符
等十一殿及殿中工役大作夏四月詔毀唐鑑蘇黄等集文
削景灵宮元祐臣僚畫像是秋九月蔡京与其子蔡攸并其
客強浚明葉夢得將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奸邪
人分邪上邪中邪下為六等凡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
記姓名又將先朝大臣司馬光文彥博范祖禹程明道程伊
川蘇轍蘇軾呂公著呂誨等凡一百一十九人籍做奸黨御
書刻石立于端門却詔封王安石做荆國公又加封舒王將
安石配饗孔子廟庭塑像坐于孔子之側又詔書頒行天下

將元祐賢臣姦做奸黨立石刊刻姓名時詔旨至長安立石有石匠姓安名民的覆官道小匠不知朝廷刻石底意但聽得司馬溫公海內皆称其正直忠賢今却把做奸邪小匠故不忍刻石官司怒要行鞭撻安民泣道小匠刻則貝刻也官司嚴切不敢辭推但告休鐫安民二字于石上怕得罪于後世官吏聞之慚愧

蔡京又更茶法天下立茶場拘榷茶貨令客人赴官請引自於茶園買茶赴官秤驗納息批引限日販賣如有過限並行拘收別買新引增私販法客旅消之又立鹽法詔陝西舊鹽鈔易東南鹽鈔每新鈔折錢三分舊鈔折七分方聽換易蔡京私運鹽鈔遍行天下拘刷船隻搭起貨旗所過關津莫敢誰何蓋爲見行鹽鈔之法天下纔方通行忽又改易那舊鈔皆成無用之物此上富商大賈消折財本或有轉流乞丐的或有赴水自縊死的提點淮東刑獄章縡可憐見商賈受苦上奏鈔法誤民以此忤蔡京意遂奪章縡官職做庶人一日蔡京欲媚諂徽宗遇着聖節將近命府州縣道遍立寺觀天下州有寺觀並改名神霄萬壽宮祝延聖壽上留意西邊以王厚爲大將安撫臨洮諸州命內侍童貫爲監軍專切往來幹當不是管司專命一人主之

崇寧四年春正月以童貫爲熙河等處經略安撫置制使二月雨大雪冬彗星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下詔求言是時有劉逵爲中書侍郎勸上碎蔡京所立元祐黨碑將禁錮係籍人並行寬放以禳天變帝夜半遣黃門至朝堂將元祐黨碑碎毀明日蔡京見之乃厲聲道石可毀名不可滅徽宗用劉

違之言詔除黨人之禁罷方田及諸國學藏貢又罷緣邊諸路科歛及罷鑄當十大錢并新立衙要市務在後有詩人劉克莊吟詩一首云

詩曰

嶺外瘴氛多不返　塚中枯骨亦加刑
更無人敢扶公議　直待天爲現彗星
早日大程知返覆　暮年小范要調停
書生幾點殘碑淚　一弔諸賢地下靈

大程謂程顥小范指范純仁也倘不因彗星之變元祐黨碑怎生能碎麽可見當時蔡京附會徽宗恣行驕溢天心仁愛不得不示變以儆之也其如君臣不悟何未幾蔡京罷相除趙挺之爲右丞相十一月罷趙挺之復相蔡京

崇寧五年夏解州有蛟在鹽池作祟布炁十餘里人畜在炁中者輒皆嚙傷人甚衆詔命龍虎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治之不旬日間蛟祟已平繼先入見帝扶勞再三且問曰卿此前除是何妖魅繼先答曰昔軒轅斬蚩尤後人立祠于池側以祀焉今其祠宇頓弊故變爲蛟以妖是境欲求祀典臣賴聖威幸已除滅帝曰卿用何神願獲一見少勞神祇繼先行神即當起居聖駕忽有二神現於殿庭一神絳衣金甲青巾美鬚髯一神乃介胄之士繼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即蜀將關羽也又指介胄者曰此乃信上自鳴山神石氏也言訖不見帝遂褒加封贈仍賜張繼先爲視秩大夫虛靖眞人

大觀元年黃河清詔曰國家承百五十年二有河清之應而乾寧軍河清踰八伯里九七晝夜上天眷祐敢不欽承其以乾州爲清州　瀛州兩豆

尚多上曰白好聞卿來皆鼓舞欣悅商英曰千臣何事遂留
商英爲中太一宮使毛注奏言天下僧尼增籍十倍乞敎十
萬人祠部歳給度牒幾三万乞権住三年帝從之夏五月詔
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変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授太子太
保致仕任便居住六月以張商英爲右相閏八月除張閣知
杭州兼領花石綱事先有朱勔者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
石勔初才致黃楊木三四本巳称聖意後歳々增加遂至升
船相継號做花石綱專在平江置應奉局每一發輙數百萬
貫捜岩剔藪无所不到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
出之名做神運凡事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的悉以黃帕
遮覆指做御前之物不問增墓之間盡皆發掘石巨者高廣
數丈將巨艦裝載用千夫牽挽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日方

至京師一花費數千貫一石費數万緡或又所居創一圓
林泉之勝二浙无比後復取旨建神霄殿塑青華帝君像其
中監司郡守初到必須到宮朝謁

詩曰

神霄新殿聳雲端　像塑青華帶道冠
竭力勞民運花石　不堪砌石礙遊觀

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九一千三百餘區

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

夏四月召蔡京入内苑賜宴輔臣親王皆得與席徽宗親爲
之記其畧曰詔有司掃除内苑太清樓滌内府所藏珍用之
器集四方之美味前期閲集朕將親幸焉其所用宮女樂
列奏于庭命皇子名楷的侍側勸勞又出嬪女鼓琴玩舞勸
以琉璃瑪瑙白玉之盃京亦上記畧曰太清之讌上曰此逹

大觀二年 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受八寶赦天下蔡京言天下郡國所上符瑞八十七所拜表稱賀蔡京進太師加童貫節度使仍宣撫使夏五月日食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加童貫檢校司空仍宣撫貫由此恃功稍專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矣　顯仁皇后生皇子構徽宗夜夢吳越錢王以手挽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你家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社稷待教第三子來顯仁皇后亦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及寤而生皇子構徽宗第九子也其始生之時宮中紅光照室 **宣和二年** 封為康王後即位於南京為高宗建都于杭州即符錢王還我山河之夢錢武肅王即錢鏐享年八十一歲高宗亦壽八十一豈偶然哉　六月蔡京罷相秋七月河南淮北大旱詔有道高士王文卿祈雨不應文卿奏曰九江四海五湖龍君皆奉上帝勑命且停行雨獨黃河神未奉省旨帝曰卿可召黃河神行雨麼文卿領旨向京師太一宮立壇祈雨翌日升壇祝曰太宋皇帝借黃河一尺水以濟焦枯不移時其雨大作遍地皆雨黃雨以應黃河之水帝喜賜文卿凝神殿侍宸沖虛通妙真人後文卿尸解于撫州臨川縣

大觀三年 春甘露降尚書省天子作詩以賜執政蔡京致仕仍朝朔望

大觀四年 禁燃頂煉臂刺血斷指之類張商英知杭州過闕入對上因語蔡京亂紀綱事商英曰蔡京自來專恣任意不知都省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旨若前後失錯多得不亂上曰京多引用親黨已逐三十餘輩矣商英曰餘黨

步至宣和令子攸掖入覲焉東入小花逕南度碧芦叢又東
入便門至宣和殿只三楹左右挾亦三楹中置圖書筆硯古鼎
彝罍洗陳几案臺榻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東曰瓊蘭積
石爲山峯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于沼北有御札靜宇旁據
閣以洗心滌慮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瓊林北有洞曰玉
宇石自壁隱出嶄巖峻立奇花異木扶疎茂密後有沼曰環
碧兩傍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
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騫鳳層巒百尺高峻俯
視峭壁攢峯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
之側有御筆榜曰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真有種玉綠雲軒
相峙日午謁者引宰執以下入女童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
下肅然無敢謦欬者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劍鉞
持香毬擁御坐以次立亦五九殺雖行矣次者上顧謂羣臣道
承平无事君臣共樂宜略去煩苛碎禮飲食坐起各官自便
無間執事者以寶器進徽宗酌酒以賜命皇子嘉王楷宣勸
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盞烹新貢太平嘉瑞茶賜蔡京飲之
徽宗又道日未晡可令奏樂殿上笙竽琵琶方響箏簫登陛
合奏宮娥妙舞徽宗又曰可起觀羣臣凭欄以觀又命宮娥
撫琴擘阮群臣終宴盡醉
冬十一月戊寅朔日南至御大慶殿受元圭大赦蔡京進封魯
國公詔給地牧馬自京東河北募人養馬然後推之諸路受
田一頃仍免其租稅令養馬一疋諸路至九万疋
政和三年春正月詔封王安石追封舒王又封其子王雱爲
臨川伯配享文宣王廟從祀
夏四月玉清和陽宮成即福寧殿東誕聖之地作宮至是成

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後復爲玉清神霄宮都時道教之行
莫盛於此時推原其由皆自徐知常有以誘惑聖聽也徐知
常始賜號沖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靖先生劉混康賜葆真觀
玄妙沖和先生後並贈太中大夫九月丙午保和殿成七節
純綠小漆以朱无文藻繪畫五綵垣墉無粉澤淺墨作寒林
平遠禽竹而已前種松竹木犀海桐橙橘蘭蕙有岩壑寒秋香
洞庭吳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陂池連綿若起
若伏支流派別縈行清泚有瀛州方壺長江遠渚之興可以
放懷適情游心玩思而已
冬十月癸未郊徽宗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
道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徽宗忽問左右
曰玉津園東若有樓殿重復此是何處攸即前奏臣見雲間樓
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徽宗又曰

仿彿見人物否攸又曰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
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蔡京率百僚稱賀
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凡秩九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封號
自八字六字以至四字二字比中大夫下至將仕郎但不給
俸又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二十六等同文自中大
夫至迪功郎道職自沖和殿侍晨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
侍宸同侍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
錄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入品用蔭如命官法
五月丙戌祭地奉太祖皇帝配享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
幾久而發輿自宮至郊門光照耀又太史奏是夕五緯循軌
典掌官吏稱有隊仗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
實於壇壝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帝從之內侍楊戩
加節度賞其寮傳宣之勞也

遠遊至蜀學道於趙昇道數載善能妖術輒以五雷法往來
州乞食於諸僧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居東太
一宮徽宗在大內得一个夢誰知那一場夢引得一箇妖術
方士的來　真是

夢分鄭相終難卜　蝶化莊周未可知

徽宗夢見甚的乃夢見東華帝君使仙童來召徽宗游神霄
宮及覺來欲訪問神霄宮的事敕問道錄徐知常訪求神霄
事迹進呈知常素不曉神霄之事以為憂忽有一道士告
知常道今道堂中有溫州林道士屢言神霄亦曾有神霄詩
題在壁間

詩曰

神霄宮殿五雲間　羽服黃冠綴曉班
詔許群臣親受籙　步虛声裏認龍顏

知常一見了上詩遂錄呈徽宗徽宗召妖道士來問卿有何
仙術靈驗面奏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偽言神霄
宮乃東華帝君所治天上有所謂長生大帝君與其帝青華
大帝君皆是玉帝的孩兒又有左元仙伯賞罰仙吏八百餘
官陛下乃是長生大帝君降生人間為天下帝王蔡京乃左
元仙伯近日陛下起第之青華大帝君為神霄之遊得无樂
乎徽宗聞之大喜自謂與靈噩如舊日素來相識乃賜名靈
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牌出入大內觀

又按賓退錄載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方
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為辦一事姑亟歸无
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
日命閣部帳得諸新途籍中化基其師也遂命使宣召
是時得　方次鄂州守貳礼請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沖
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授用林郎靈素之進亦緣夢而得

八月宣和殿有玉芝生於檜樹上又有鶴三千餘隻盤旋雲霄之間並許稱賀

延福宮成舊有延福宮祖宗以為燕會之所而制不廣蔡京欲以宮室媚上一日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諷以禁中逼窄之狀五人聽命乃盡徙內酒坊諸司又遷二僧寺并軍器營於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號五位五位既成樓閣相望引金水天源河築土山其間奇花怪石岩壑幽勝宛若生成

夏四月又建葆真宮以蔡攸為保和殿學士

六月天成聖功二橋成都水使者孟昌齡請開鑿大伾三山河回引河流於河陽作浮空二至畢工賜名頒德音于河北京東東西時諸路皆調夫赴役九數十万人兩河之人愁困始不聊生未幾水漲猶溢

宣和六年春正月以童貫為陝西河北宣撫

閏月賜道學詔州縣學兼養道流習者十名自元士至志士九十三品歲大比許襴幞就試後預道流選等

二月上清寶籙宮成浚溝深水二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還不覺名曰景龍江江之外則有鶴莊鹿砦文禽孔雀諸柵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之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從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　後來南儒吟詩一首云

詩曰

萬炬銀花錦繡圍　景龍門外軟紅飛
淒涼但有雲頭月　曾照當年步輦歸

是時溫州有方士林靈素者初名靈噩表字歲昌家世寒微

恰與此事相類故附錄之其當高宗之變傳說者異矣

靈素自遭遇道君之後是時宮閒多妖怪詔靈素治之靈素乃作鐵簡長九尺上書符篆埋於地其怪遂絕又詔許林靈素就景龍門對著長暇門建上清寶籙宮使靈素居之其中山包甲地環以佳木清流又就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做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改創仍各塑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於

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從林靈素之請也乃降詔曰

詔云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

是時冊上尊號已畢百官稱賀又詔翰林學士王黼保和殿學士蔡攸撰盛章至宣和殿侍宴神霄降臨十一月有星如月條傍行而落焰照人物燦如月光良久北方女真紹溢渤海作

重和元年 詔林靈素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讎丹經靈符每遇初七日就坐百官守執三省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靈素為幻不一徽宗嘗呼之為聰明神仙御筆賜靈素為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徽宗聲思明達皇后惜其已死謂靈素曰朕欲一見明達后鄉能之乎靈素回奏臣能為守靜能致太真之事陛下但瞑目少頃即見之矣徽宗如其教頃之遊一宮闕乃瀛洲神仙之境得與明達后邂逅語甚款密移時而覺如夢中恍惚也十二月有天神降坤寧殿修神保觀神保觀者乃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皆負土以獻神謂之獻土又有村落人粧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於道徽宗乘輿往觀之蔡京奏道獻土納土皆非好話頭數日降聖旨禁絕

道君好道事遙茫　雅意求仙慕武皇
納士讖言无用禁　縱无佳讖國終亡

徽宗即位之初皇嗣未廣有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得幸
上奏禁城西北隅地勢稍低若加以高大當有多男之喜詔
增築數仞崗阜後來後宮果生男不絕爲此愈是崇信道教
是年詔戶部侍郎孟揆董工增築崗阜取象餘杭鳳凰山號
做萬歲山多運花石粧砌後因神降有艮岳排空之語改万
歲山名做艮岳後有人吟詩一首云

磐石曾聞受國封　承恩不與侍臣同
時危運作高城砲　猶觧捐軀立戰功

後四年始成御製記文凡數千言有金芝產于万歲峯改名
壽岳其門號爲陽華門兩旁有丹荔八十株有大石曰神運
昭功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夭矯者名做朝日升龍之檜一偃
蹇者名做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金字書之岩曰玉京獨
秀太平岩峰曰卿雲万態奇峰又有絳霄樓金碧間勢極高
峻在雲表盡工藝之巧无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
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岩万壑麋鹿成群樓觀臺殿不可勝計
詔左街道錄徐知常於禁庭建醮徽宗自親書表章三道焚
於凝神殿會眞堂即命知常拜章奏聞上帝顯佚覆旨知常
領命遂拜伏於壇之側至翌日方興徽宗問知常曰卿爲朕
所奏事未委覆旨有何明答幸无隱乎知常曰臣不敢隱陛
下首章爲國家万民祈求豐稔上帝覽章天顏甚喜陛下次
章欲祈皇嗣上帝覽章天顏微怒言何其慾心之廣陛下末
章空紙一副上帝見之天顏大怒遂秉筆判云趙某有慢上
之罪全家徒流三千里餘不敢盡言徽宗心頗疑之嗟然无
語徐知常元是閩中人久寓京師以道術爲徽宗所眷往後

林靈素得幸於上知常屢表辭歸欲往東南修煉旨不允至拜章之後一日逃去後数年有自閩中來者言知常在延州水西蓋造宮觀甚盛帝欲見之即日詔知常詣闕下詔命累降知常皆不拜詔有司督責知常違詔抑知常下獄因繫獄吏問知常道聞公能遊月宮願帶挾小人同往乎知常云此特易事但得紙数幅淨水一盂便可遊玩月宮矣吏如其數知常取紙粘於獄門上將筆畫一箇圓圈把水一噀即時清光滿室冷氣逼人吏與群囚爭玩月光回顧知常不知所往朝廷屢詔物色求之竟不可得知常之蹤矣

宣和元年 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定命寶二月夏人寇邊將官張迪戰死入陣又遣使女真約夾攻遼三月以蔡京子蔡鞗爲宣和殿待制選尚康福帝姬即公主也駙馬都尉帶文階自蔡鞗始八月童貫進太保

冬十月大内火發自夜至曉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被焚死者甚多時大雨火發雨如傾略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是夜私行宿于外冬十月御寶籙宮度王清神霄秘籙會者八百人九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灵素於是宦官道士有所不如意者必須度籙莫不如願又爲大會引群臣士庶入殿聽灵素講經上設座其側灵素昇高座使人於下請問然灵素所言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爲大閧笑莫有君臣之礼齋罷帝問灵素朕建此齋得无神仙降耶灵素曰陛下更須建灵寶大齋肅清壇宇其時必有真仙度世言罷道衆中忽有一士擲所盛齋鉢于地衆欲責之隨騰空而去帝曰此非神仙而何灵素不荅揭鉢視之見一幅帋上有詩一絕云

詩曰

捻土爲香事有因　世間宜假不宜真

洞賓識得林灵素　灵素如何識洞賓

衆知是洞賓降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数千万貫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数百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美灵者幾二万人每一會費数万貫至於貧下之人亦買青布幅巾赴齋日得一飫餐又獲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

是歲女真阿骨打稱帝姓王名做旻本新羅人號完顏氏身長八尺狀皃雄偉寡言語有大志能用人以其國產金故國號大金　十二月御殿度王黼等秘籙徽宗一日御宣和殿地陷

宣和元年 正月朔旦朝見景灵宮中見聖祖神像有淚守廟官吏聞廟內常有哭聲一日神宗皇帝廟室便殿有塼出血隨掃又出数日方止是時蔡京等方事諛佞有此異事皆不敢聞奏於上而徽宗驕奢之行愈肆矣

宣和二年 三月詔改佛號爲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以寺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士尼爲女德明年金山寺有僧頂上雖出肉冠長肉髯鬚端坐而化朝廷聞之詔復舊人○金遣使李善慶來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李善慶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賞詔及礼物同善慶等度海聘之又詔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夏五月有物若龍長六七尺蒼鱗黒色驢首兩頰如魚頭色綠頂有角其聲如牛見于開封縣茶肆前時茶肆人早起拂拭床榻見有物若大犬蹲其傍熟視之乃是龍也其人惧驚倒臥在地茶肆與軍器作坊相近遂被作坊軍人得知殺龍而食之是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衝天仰視北斗星若隱絳紗其中有間以白黒二氣又時有折烈

声震如雷未幾霪雨大作水高十餘丈犯都城已破汴堤諸
内侍役夫擔草運土障之不能禦徽宗詔戶部侍郎唐恪治
之卽日恪乘小舟覽水之勢而求所以導之上登樓遥見問
之乃恪也爲之出涕數日水平恪入對上勞之曰宗廟社稷
獲安卿之功也唐恪因回奏水乃陰類陰盛之盛以至犯城
闕願陛下垂意於馭臣遠女寵去小人備夷狄以益謹天戒
徽宗嘉納之

秋九月宴蔡京父子于保和新殿京等請見安妃帝許之京
作記以進其畧曰皇帝召臣京臣攸暨臣鯈保和新殿臣翛臣
翛臣儵臣行臣徽臣術侍賜食文字庫於是由臨華殿門入
侍班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至西曲水循酴醾洞至太寧
閣登層巒琳霄褰風垂雲亭至保和屋三楹時落成於八月
而高竹崇檜已森陰蒙密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
古鼎彝玉芝左挾閣曰妙有右挾閣曰宣道上御步前行至
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尚古鑒古作古訪古博古秘古
諸閣上親指示爲言其槩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太眞
閣凝眞殿東崇岩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翠翹
燕閬閣賜茶全眞殿乃出瓊林殿中使傳旨留題乃題曰

詩曰

瓊瑤錯落密成林　檜竹交加午有陰
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

頃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閣未幾賜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
後命從官各剖橙分賜酒五行少休詔至玉眞軒軒在保和
殿西南廡卽安妃粧閣上吟詩二句云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眞軒內見安妃
命中宮傳旨詔蔡京賡補京卽題云保和新殿麗秋輝詔許
塵凡到綺闈[illegible]詩云

但願君王安百姓　綱中何日不春風

蔡京將詩獻徽宗欲激徽宗殺鄧肅謂太学生詩文以謗陛下若不殺之恐效尤成風黨錮之禍可鑒也帝不答將鄧肅押歸田里蓋欲保全之也

宣和二年金國遣使同趙良嗣歸且言金主約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朝兵自白溝河夾攻遼國若滅後以燕京一帶歸南朝誓為兄弟之國又遣使止作新羅人來朝其書略曰

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諾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无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爲夾攻即不依得已許爲定具形弊幅與諒鄙悰

帝命馬政使金國書其略曰

詩曰

保和新殿麗秋暉　詔許塵凡到綺闈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内見安妃

於是人人自謂得見安妃既而但掛畫像西垣臣即以詩奏曰

詩曰

玉真軒檻暖如春　即見丹青未見人
月裏嫦娥終有恨　鑑中姑射未應真

中使傳旨至王黼閣帝持曰因緣有詩姻家自應相見臣曰[illegible]蕤子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上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因進曰礼无不報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夫撇女童去羯鼓御侍細樂作蘭陵王揚州教水調勸酬交錯日且暮矣京奏曰以勸聖躬不敢安必徽宗曰不醉无歸更勸迭進酒行無筭至二鼓五籌君臣大醉勿能京出謂人曰保和殿後自崆峒天入八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之器在後二帝北狩果符此流离之讖非偶然也劉屛山有詩

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討
契丹逖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
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依
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又差馬政之子馬擴從行　冬十月日食　加京師成太尉
王黼爲太宰　時方臘家有漆園常爲造作局所科須諸
縣民受其苦兩浙兼爲花石綱之擾臘以妖術誘之數日之
間嘯聚睦州青溪幫源洞聲衆者數万人以誅朱勔爲名縱
火大掠驅其黨西出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賊敗死遂陷睦
州於是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爲賊所據悉改元永樂又
陷休寧縣執知縣麴嗣復賊脅之使降面斬二士以恐嗣
復嗣復罵賊曰自古妖賊無能長久者尒曾捨逆以從順因我
以歸朝廷朝廷必有尒赦不行使我降賊何不速殺我賊曰我

休寧人也公爲宰邑有善政前後宰皆不及公若從戒忍殺公乎遂
委之而去未幾詔命嗣復知睦州淮官亡等陷歙州將官郭
師中士曹掾等禦賊遇害陷杭州守臣趙霆遁走太廟趙約
死王禀敗于城外又敗于桐廬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婺州
縉雲縣尉詹良臣禦賊賊執良臣良臣降良臣駡曰往年王
綸反戮于淮南王則反磔于河北同惡無少長皆棄市今不
覽前鑑猖獗至此旦暮官軍至尒肉飼狗鼠矣賊怒割其肉
使自啗之且呼且駡死不絕聲時年七十常聞而憫之官其
二子陷剡縣知縣宋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劉韐敗之青溪縣
知縣陳光棄邑逃聞朝廷誅之又來江寺犯京西河北等州拯孫子
女翁皆殺人甚衆　初命譚稹收方臘幾年无功復命童貫
討之上私行送上握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
以御筆書之赦天下　臘陷蘇杭造作局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

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人
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困重。上覺，罷之。至是
方臘亂於浙西，悉詔罷之。三月，日有眚，忽青黑無光，其中洶
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
將暮而稍止。是時方臘未平，人多憂之。童貫至浙，與王禀、劉
鎮兩路軍兵，約會於睦、歙間，包幫源洞表裏夾攻。劉鎮又同
楊可世、馬公直率騎兵從間道奪賊門嶺，平旦入洞。賊二十餘
萬，腹背抗拒，轉戰至曉，凶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屋。方閘王
禀及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并
其妻邵、子兄弟、偽相王侯共三十九人，乃班師奏捷于朝。方臘
反叛以來，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百萬等。朝廷出師討臘，
至擒臘班師，凡四百五十日。方臘至八月始伏誅。赦江淮兩
浙等路，改睦、歙二州為嚴州、徽州。五月，金使來，復如前議。六

月，黃河決恩州。有黑眚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
色黑，不能辯首目，夜出掠小兒食之，至二秋乃息。八月，童貫
進太師，譚稹加節度。

宣和四年 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自來喚內侍官為宗臣。是
時童貫為太師，領樞密院，恩同宰相；師成為開府，亦與宰相
同體。每春秋大燕，巍然坐于執政之上，與人主講勸酬之禮。
且家臣為師傅，於義尤悖。童貫領樞密，日欲宰相同班，後入
內，却換易常衣，與群閹為伍；出則為大臣，留休兒之禮；入則
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見也。夏四月，命童貫、蔡攸帥師
巡邊。貫出郊，徽宗易服出郊，與童貫、蔡攸餞行。五月，童貫兵
與遼人戰敗，退保雄州。九月，金使期會兵於中京。 先是朱
勔運花石綱時，分差著楊志、李進義、林沖、王雄、花榮、柴進、張
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十二人為指使，前往太湖等處

齎眼花頭暈看見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省人事籠內
金珠宝貝段疋等物盡被那八个大漢劫去了只把一對酒
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馬縣尉等醒來不見了那擔仗只見酒
桶撇在那一壁籌猜未免令隨行人挑着酒桶奔回南洛縣見
了知縣尹大諒告說上件事因尹知縣令司吏下認酒桶是
誰人動使便可尋覓賊蹤把那酒桶下驗見上面有酒海花
家四字分曉當有挨事人王平到五花營前村見酒旗上寫
着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將那姓花名約的拿了付
吏張大年勘問因由花約依實供吐道三日前日午時分有
八个大漢來我家裏吃酒道是往嶽廟燒香問我借一對酒
桶就買些个酒去燒香張大年問那八个大漢您認得姓名
麼花約道為頭的是鄆城縣石碣村住姓晁名蓋人号喚做
鐵天王帶領得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

等張大年令花約供指了文字將刀吊保知在行着公字下鄆
城縣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
報与晁蓋幾个當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曉却將文字呈押差
董平引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捉不知那董平還採得晁蓋
一行人麼　真个是

網羅未設禽先遁　機穽纔張虎已藏

那晁蓋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將晁家莊圍
了突入莊中把晁蓋的父親晁太公縛了當押解官行至中
途遇着一个大漢身材迭料遍体雕青手內使柄潑鑌鐵大
刀自称鐵天王把晁太公搶去董平領取弓手回縣不得
遭斷吃棒且說那晁蓋八个劫了蔡太師生日礼物不是尋
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結為兄
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濼去落草為寇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

押人夫搬運花石那十二人領了文字結義為兄弟誓有災厄各相救援李進義等十名運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楊志為在潁州等候孫立不來在彼處雪阻那雪景如何 但見

亂飄僧舍茶烟濕　密洒歌樓酒力微

那楊志為等孫立不來又值雪天旅涂貧困缺少果足未免將一口寶刀出市貨賣終日價沒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个惡少後生要買寶刀兩个交口廝爭那後生被楊志揮刀一斫只見頭隨刀落楊志上了枷取了招狀送獄推勘結案申奏文字回來太守判道

楊志事体雖大情實可憫將楊志誥劄出身盡行燒毀配衛州軍城

斷罷差兩人防送往衛州交管正行次撞着一漢高叫楊指使楊志擡頭一覷却認得是孫立孫立驚怪哥怎生恁地犯罪楊志把那賣刀殺人的事一一說与孫立道罷各人自去那孫立心中思忖楊志因等候我了犯着這罪當初結義之時誓有厄難相救只得星夜奔歸京城報与李進義知道楊志犯罪因由這李進義同孫立商議兄弟十一人往黃河岸上等待楊志過來將防送軍人殺了同往太行山落草為寇去也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師寶將十万貫金珠珍寶奇巧段疋差縣尉馬安国一行人擔奔至京師趕六月初一日為蔡太師上壽其馬縣尉一行人行到五花營堤上田地裏見路傍垂楊掩映脩竹蕭森未免在彼歇涼片時撞着八个大漢擔着一對酒桶也來堤上歇涼靠歇了馬縣尉問那漢你酒是賣的那漢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去涼官人試置些飲馬縣尉為饑渴瘦困買了兩瓶令一行人都喫些个未喫酒時方事俱休纔喫酒後便

恩義宋江使劉唐將帶金釵一對去酬謝宋江宋江接了金釵不合把与那娼妓閻婆惜收了爭奈機事不密被閻婆惜知得來歷忽一日宋江父親作病遣人來報宋江告官給假歸家省親在路上撞着杜千張岑兩个是旧時知識在河次捕魚為生偶然得遇大漢姓索名超的在彼飲酒又有董平為捕捉晁蓋不獲受了幾頓粗棍棒也將身在逃恰与宋押司途中相會是時索超道小人做了幾項歹的勾當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寫着書一封送這四人去梁山濼尋着晁蓋去也宋江因家醫治父親病可了再往鄆城縣公參勾當却見故人閻婆惜又与吳偉打暖更不採着宋江一見了吳偉兩个正在偎倚便一條忿氣怒髮衝冠將起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个殺了就壁上寫了四句詩道是

詩曰

殺了閻婆惜　寰中顯姓名

要捉凶身者　梁山濼上尋

是時鄆城縣官司得知帖巡檢王成領大兵弓手前去宋公莊上捉宋江爭奈宋江已走在屋後九天玄女廟裏躲了那王成根捕不獲只將宋江的父親拿去宋江見官兵已退走出廟來拜謝玄女娘娘則見香案上一声響亮打一看時有一卷文書在上宋江纔展開看了認得是个天書又寫着三十六个姓名又題着四句道

詩曰

破國因山木　兵刀用水工

一朝充將領　海內聳威風

宋江讀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這四句分明是說了我裏姓名又把開天書一卷仔細觀覷見有三十六將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个甚底

智多星吳加亮　玉麒麟李進義　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　九紋龍史進　入雲龍公孫勝
浪裏白條張順　霹靂火秦明　活閻羅阮小七
立地太歲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進　大刀關必勝
豹子頭林冲　黑旋風李逵　小旋風柴進
金鎗手徐寧　撲天鵰李應　赤髮鬼劉唐
一撞直董平　插翅虎雷橫　美髯公朱同
神行太保戴宗　賽關索王雄　病尉遲孫立
小李廣花榮　沒羽箭張清　沒遮攔穆橫
浪子燕青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鐵鞭呼延綽　急先鋒索超　拚命二郎石秀
火船工張岑　摸着雲杜千　鐵天王晁蓋

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為帥廣行忠義殄滅姦邪宋江看了姓名見梁山濼上見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宋江為此只得帶領得朱仝雷橫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濼上尋那哥哥晁蓋又到梁山濼上時分晁蓋已死又是以次人吳加亮李進義兩人做落草強人首領見宋江帶得九人來吳加亮等不勝歡喜宋江把那天書說与吳加亮等道了一遍吳加亮和那幾个弟兄共推讓宋江做強人首領寨上元有二十四人死了晁蓋一个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領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了當日殺牛大會把天書點名只少了四人那時吳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蓋臨終時分道与俺他從正和年間朝東嶽燒香得一夢見寨上會中合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国家吳加亮說罷宋江道今會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魯智深　一丈青張横　鐵鞭呼延綽

是時筵會已散各人統率強人畧州劫縣放火殺人攻奪淮
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劫掠子女玉帛擄掠
甚衆朝廷命呼延綽為將統兵投降海賊李横等出師收捕
宋江等屢戰屢敗朝廷督責嚴切其呼延綽却帶領得李横
反叛朝廷亦來投宋江為寇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
投奔宋江這三人來後恰好是三十六人數足一日宋江与
吳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員猛將並已登數休要忘了東岳保
護之恩須索去燒香賽還心願則个擇日起行宋江題了四
句放旗上道

詩曰

來時三十六　去後十八雙
若還少一箇　定是不歸鄉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岳賽取金爐心願朝廷不奈何
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
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
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
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宣和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文武百官聚集於宮省等候天
子設朝須臾香穗撥轉簾捲扇開但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
諸侯凈鞭三下響文武两班齊皇帝駕坐不多時有殿頭官
身穿紫窄衫腰繫金銅帶𨈆着金階口傳聖勅道有事但奏
无事捲班言未絕見一人出离班部倒笏躬身口稱万歲万
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臣有表章拜奏天子覽罷驚諕
得汗流龍体半晌如呆覷着蔡京道卿這事如何道甚來

錦宮樓閣濕金碧　一旦青青荊棘生

奏着是誰乃司天大監張𡖖熊上表奏着甚事皇帝直恁地
怕懼表云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樂損己益民罷修寶籙之宮停息花石之綱逐去奸邪登
崇賢輔開衆正之路杜群枉之門罷工役以息民間窘
以耻之力行好事以答天变庶天心可回人心愈固生靈
之幸宗社之福也臣冒昧力死伏候
聖旨 年 月 日具位臣張 商英 表
徽宗看表罷龍顏不悅謂張商英曰賢卿所奏係見忠言恭今
宋江叛于山東河北方臘反于荊楚湖南妖星現于燕北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卿有嘉謀嘉猷可以輔朕不逮挽回天变
者望聽卑言无隱朕喜納為道罷群臣皆退徽宗入內聽得
張憂能張商英二臣的奏章常有憂色因坐于千秋亭上時
有平章高俅御史楊戩侍側帝顧高俅等曰朕貴為天子富
有四海適聞諫議所上章表數朕失德此章一出中外咸
知一舉一動天子不得自由奚高俅等奏曰陛下君也商英
臣也君猶天而臣猶物天能發生万物亦可肅殺万物商英
生死之命皆懸於陛下之手豈敢之言何足畏哉人生如白
駒過隙尚不及時行樂則老大徒傷悲也使如唐[illegible]二
只寡欲不貪女色親耕稼穡周公吐哺待賢今又安在凡如
幽王寵褒姒之色楚王建章臺之宮明皇寵貴妃漢帝愛
龍飛燕後主有玉樹後庭之曲隋煬帝為綿纜長江之遊朝
朝歌舞日日作樂也不枉了一生受用陛下怎不聞古人有
言 道是

詩曰 人生如過隙 日月似飛梭
百年彈指過 何不日笙歌

陛下何不開懷行樂何必因小臣之言自生煩惱前賢曾說
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倘有憂危臣等甘肝
腦塗地以報陛下恩德徽宗聞奏大悅命中官排辦御宴待

皇帝陛下臣昨夜觀察乾象見毛頭星現於東北方旺壬癸
眞人此星現主有刀兵喪国之危臣不敢隱謹具奏呈伏取
聖鑑臣夏能奏天子看罷大驚問蔡京道卿此事若將奈何
有太師蔡京奏道可大赦天下此星必除張夏能奏言此星
非赦可除按天文志此星名毛頭星又名彗星俗呼為掃星
此妖星既出不可禳謝遠則三載近則今歲主有刀兵出於
東北坎方旺壬癸之地徽宗聽說罷道方今盜賊四起未能
剪除又現此星何時寧息忽詔諸卿相誰人能禳此星俄有
一大臣出班奏帝讒的群臣失色

啓開治国安邦口　盡說扶持社稷功

見一大臣紫袍拂地象簡當胸出離班部此人是誰乃諫議
大夫張商英表字天覺這人知微識漸見官家奢侈失政數
諫於君天子信讒言佞終不聽從其言當日見徽宗有憂色遂
俯伏在地口稱万歲万歲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昧死奏上

表六

臣張商英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于
皇帝陛下臣切謂天人感應一理也人心悅則天意得人
心怨則天變彰近日星文亦變乃天心仁愛之一機陛下
倘大警懼大悔悟則轉禍為福特反掌耳切惟天下者祖
宗之天下藝祖金戈鐵馬之創營列聖深仁厚澤之涵養
將欲垂之万世傳之无窮今陛下惑佞臣之言恣驕奢之
欲起万歲之山運太胡之石建寶籙之宮修同樂之園役
天下農工大興土木賦煩役重民不聊生因宜頻年旱蝗
日月薄蝕妖星不變風雨不調不能敬恭宗廟以謹天戒
方且与群臣溺意游畋留情声色忘祖宗創始基業之艱
使生靈受塗炭之苦臣願陛下察臣忠愛之意誠謹微

朕要諸臣消愁解悶則个方暢飲酣歌忽聽甚處一派
樂声嘹亮徽宗微笑曰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
活朕欲出觀市廛景致恨无其由有楊戩面奏云陛下若要
遊玩市廛此事甚易　正是

不因邪佞欺人主　怎得金兵入汴城

楊戩奏个甚的使徽宗遊玩市廛楊戩道陛下若擺動鑾輿
則出警入蹕左言右史市井[illegible]反不自由莫若易服裝扮
做个秀才儒生臣等裝為僕從由後載門出市私行可以恣
觀市廛風景徽宗聞言大喜即時易了衣服將衣卸却把
一領皁褙穿着上面着一領紫道服繫一條紅絲呂公條頭
戴唐巾脚下穿一双烏靴引高俅楊戩私離禁闕出後載門
留勘合与監門將軍郎[illegible]小[illegible]裏穿長街[illegible]
見數基舞[illegible]市花樓[illegible]花錦門[illegible]至一坊名

做金環巷那風範更別但見門安塑像户列名花簾兒底笑
語喧呼門兒裏簫韶盈耳一箇粉頸酥胸一箇桃腮杏臉天
子觀之私喜又前行五七步見一座宅粉牆鴛尾朱户獸鐶
飛簷映綠鬱鬱的高槐繡户對青森森的瘦竹徽宗問楊戩
高俅曰這座宅是甚人的直恁般蓋造得十分清楚天子觀
看羨羨不已忽聞人咳嗽一聲

撐開一對重瞳子　觀着千金買笑人

天子覷時見翠簾高捲繡幕低垂簾兒下見箇佳人髮䰖烏
雲釵簪金鳳眼橫秋水之波眉拂春山之黛腰如弱柳体若
凝脂十指露春笋纖長一搦襯金蓮穩小待道是鄭觀音不
抱自王琵琶待道是楊貴妃不敬着白鸚鵡悄似嫦娥離月
殿恍然洛女下瑤堦　真箇是

䰖有烏鬆垂雲碧　眼入明眸秋水溢

鳳鞋半折小弓弓　鶯語一聲嬌滴滴
裁雲剪霧製衫穿　束素纖腰恰一搦
桃花為臉玉為肌　費却丹青描不得

這箇佳人是兩京詩酒客煙花帳子頭京師上亭行首姓李名做師師一片心只待求食巴謾兩隻手偏會拏雲握霧便有富貴郎君也使得七零八落或撞着村沙子弟也壞得弃生就死怨憶後停歡兒也敢交公門教化徽宗一見之後蹤星辝為兩腳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釋迦尊佛也惱教他會下蓮臺天子見了佳人問高俅道這佳人非為官宦亦是富豪之家高俅道不識由豫間見街東一箇茶肆牌書周秀茶坊徽宗遂入茶坊坐定將金篋內取出七十足伯長錢撒在那桌子上周秀便理會得道是箇使錢的勤兒一級茶罷徽宗遂問周秀道這對門誰氏之家簾兒下佳人姓甚名誰

周秀聞言上覆官人問這佳人說着後話長這箇佳人名冠天下乃是東京角妓姓李小名師師徽宗見說大喜令高俅交周[illegible]來佳人道俺是殿試秀才欲就貴宅飲幾盃未知娘子肯[illegible]否若何周秀去了不多時來見官人言曰行首方調箏之間見周秀說殿試所囑之言幽情頗甚不弃微賤尋以奉迎徽宗聞言甚喜即將同高俅楊戩望李氏宅來有双鬟門外侍立請殿試稍待容妾報知姐姐少刻双鬟出道俺姐姐有命請殿試相見師師見徽宗施礼畢道寒門寂寞過辱臨顧無名妓者何幸遭逢徽宗道謹謝娘子不弃卑末知感無限那佳人讓客先行轉曲曲回廊深深院宇紅袖調箏于屋側青衣演舞于中庭竹院松亭藥欄花檻俄至一廳鋪陳甚雅紅床設花裀繡褥四壁掛山水翎毛打起綠袖吊窗看將竹湖山之景即令侍妾點茶畢去安排酒果師師開牀觀

了天子道与楊戩你与我取箇瓶酒去不多時令人取至楊戩執盞子樽前於是四人共飲師々道敢試仙輩不審何郡敢問尊姓天子道娘子休怕我是汴梁生員門長休於二省并六部莫言御史台西臺四京十七路五霸帝王都皆屬俺所管咱八輩兒稱孤道寡目今住在東華門西々華門東後載門南五門之北大門樓裏面姓趙排房第八俺乃趙八郎也師々聞道諕得魂不着體急離坐位說与鮑娘道咱家裏有課語訛言的怎奈何娘你可急忙告報官司去恐帶累咱每李媽々聽得這話慌忙走去告報与左右二廂捉殺使孫榮汴京裏外緝察皇城使竇監二人聞言急點手下巡兵二百餘人人々勇健個々威風腿繫着粗布行纏身穿着鴉青衲襖輕弓短箭手持着悶棍腰胯着鐶刀急奔師々宅即時把師々宅圍了

可憐風月地　番作戰爭場

賈奕道這箇官家怎生結束郎有徽宗聞已外叫周覷高陽高俅高會急急出門見孫榮竇監高俅喝曰匹夫怎敢驚御二人覩睛認得是平章高俅急忙跪在地上諕得兩股不搖而自動上告平章相國撩擊不干小人每事乃是師々之母告報小人來道他家中有訛言的恐帶累他以此小人每提兵至此高俅聞言喝退二人師現兒了本身之罪喏々地提兵處掉防護着聖駕却說子母知是官家跪在地上諕的魂飛天外鬼散九霄口稱死罪徽宗不能隱諱又慕師々之色遂言曰恕卿無罪師々得免遂重添美醞再備嘉餚天子亦令二臣就坐師々進酒別唱新詞天子具喜暢懷而飲正是

瑠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中香風吹龍笛白人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

春日將暮桃花爛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
刘伶墳上土

飲多時也天子帶酒覷師師之貌越越地風韻俄不竟的天
色漸晚則見

詩曰

窓外日光彈指過　簷前花影座間移
一盃未盡生歌送　堦下辰牌又報時

是時紅輪西墜玉兔東生江上漁翁罷釣佳人秉燭歸房酒
闌宴罷天子共師師就寢高俅楊戩宿于小閣

古來貪色荒淫主　那有平康宿妓家

徽宗伴師師共寢楊戩高俅別一處眠睡不覺銅壺催漏盡
畫角報更殘鼕鼕[illegible]高俅楊戩二人急起穿了衣袂去至師師
臥房前欵欵地[illegible]依依地奏曰陛下天色明也恐[illegible]
來朝不見文武必知相我王不好天子聞之急起穿了衣

服師師亦起繫了衣服天子洗漱了喫了些湯藥辭師師欲
去師師緊留天子見師師意堅官家道卿休要煩惱寡人今
夜再來與你同歡師師道何以取信天子道恐卿不信遂解
下龍鳳絞綃直繫與了師師道朕語下為物豈有浪舌天子
脫空佛師師接了收拾箱中送天子出門天子出的師師門
相別了投西而去了忽見一人從東而來厲聲高喝師師道
從前可惜與伊供炭米今朝卻與別人歡睜開殺人眼咬碎
口中牙直奔那佳人家來師師不避那漢舒猿臂用手揪住
師師之衣問道恰來去者那人是誰你與我實說師師不忙
不懼道是箇小大兒這人是誰乃師師結髮之婿也姓賈名
奕先文後武兩科都不濟事後來為捉獲襄甲縣畢地龍刘
刘千授得右相都巡官帶武功郎那漢言道昨日是个七月
七節日我特地行將上等高酒來待和你賞七月七則箇把

箇門兒閑閉〻崟也似便是樊噲也踏不開喚多時諕无人
應我心内早猜管有别人取樂果有新歡斷科必拾來去者
那人敢是个近上的官員師〻道你今番早子猜不着官人
你坐麽我說與你休心困者

師〻說到傷心處　賈奕心如萬刀鑽

師〻道恰去的那个人也不是制置并安撫也不是御史與
平章那人省勢数大賈奕道止不過王公駙馬師〻道也不
是賈奕道更大如王公只除是當朝帝主也他有三千粉黛
八百烟嬌肯慕一匪人師〻道怕你不信賈奕道更大如王
公駙馬止不是宮中帝王那官家與大為子與萬姓為王行
止處龍鳳出語後成勅肯慕娼女我不信你〻道我交你信
不多時取過那交綃直繫交賈奕看賈奕覷了認的是天
子衣一聲長嘆怨然倒地不知賈奕姓命如何

三百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万事休

這賈奕怨看了那天子龍鳳之衣想是天子行出戲遊
敢再踏這李氏之門他動不動金爪碎腦是不貝斧鉞臨身
我與師〻兩個膠漆之情正義便似天淡〻雲邊鴛鴦水澄
〻波裏鴛鴦都被白鴻出〻一條八爪金龍把這一對鴛鴦兒拆
散李師〻見賈奕氣倒則有傍前急救須臾甦醒便將起來
向有師〻道俯伏在地口稱死罪又又兄多有冒瀆皇后
〻寬恕師〻甚言語他是天子有一皇后三夫人一十七世
婦八十一御妻更有三千粉黛八百烟嬌到晚後乘龍車鳳
輦去三十六宮二十四殿閑遊有多少天仙玉女冰凰燭龍
燈之下嚴粧整粉各排綺羅箏笛細樂都安排接駕那般的
受用那肯顧我來且是暫時間獻皇宮行緣誤至于此一撒
去後盡是肯長來寵我你好不曉事也直這般煩惱遂將好歲

盞兒淡酒來與賈奕解悶那賈奕那裏喫待下又長吁氣
見筆硯在側用手拈起筆來拂開花箋便寫作小詞一章詞
寄南鄉子
閑步小樓前見箇佳人皃類仙暗想聖情渾似夢追歡
執手蘭房恣意一夜說盟言滿掬沉檀噴瑞煙報道早
朝歸去晚回鸞留下鮫綃當宿錢
師々見了大怒順手將這曲兒收放粧盒內賈奕道我從今
後再不敢踏上你門兒來咱兩个[illegible]齊拆恩斷義絕日色
漸晡文奴來報兀的夜來那高平章到來也師々聞之自忙
催賈奕々々去不迭說未罷高平章早入來賈奕不能迴避高俅
見大怒遂令左右將賈奕執了便交送大理寺獄中去賈奕
正是
纔離陰府恓惶難　又值天羅地網災
獄賈奕忿結束却有李媽々急忙前來上告平章道這人是師
師的一箇哥々在西京洛陽住多年不相見來幾日也不曾
爲洗塵今日辦了一盞淡酒與洗泥則箇告限今日專等天
子來那裏敢接別人交人道甚來高俅見說了苦々告說遂
放了賈奕々々得脫便去賈奕去了天子到來師々接着問
陛下緣何來晚徽宗曰朕恐街市小民認的看相不好故來
遲也休說置酒開筵且說二人歸房師々先寢天子倚着懶
架兒嬾歌坐間忽見粧盒中一紙文書用手取來看時却是
小詞一首末後一句道留下鮫綃當宿錢天子看了其中譏
諷敢破家亡国天子是甚般聰俊何事不理會不省譏諷師
々佯做睡着心中暗想天子必不行怨終是寵愛師々惟記
于心朦朧將小詞收了因而睡到天明自此之後朝暮來相近
兩箇月恩愛愈深不能相捨且休說天子與師々歡樂却說

賈奕道師〻自七月初八日別了師〻近兩个月不曾相
見這幾晝忘飧夜忘寢禁不得這般愁悶直瘦得肌膚如削
遂歌曰

愁〻復又愁意氣難留情懷悶〻悠〻江淹兄恨宋玉悲
秋西風穿破幌明月照南樓易得兩眉稍恨難禁滿眼
新愁算來天下人煩惱都來最在我心頭

正愁煩惱間左右報曰有陳州通判宋邦傑見在門首要見
都巡賈奕聞之急令請至通判入門賈奕降階接〻分尊
卑坐須臾茶飲罷通判問曰都巡多時不相見怎直恁消瘦
如此為甚賈奕見問不免具說實情為今上官家占了李師
〻之情事說了一遍通判聞之道咱兩箇從來相交你是个
聰明人何為因一匪人將富貴廢了何故迷之甚豈不令
人恥笑賈奕曰天子貴為一人尚戀師〻之色況男子乃一
愚夫乎通判見賈奕執迷京　賈奕遂言曰得兒但放心我有
姑夫曹輔見做諫議大夫若知必諫說官裏不敢私行恁時交
你兩口兒完聚如何賈奕聞之大喜遂言曰若哥〻交諫議
諫了官裏不戀師〻深謝哥〻通判道宋兄心何必如此言
罷二人自別且休說賈奕只說宋邦傑見了姑夫曹輔說徹
宗夜〻宿平康匪妓之家話且提過只說官裏當日設朝

詩曰

鴨鴿催明不讓鷄　上陽初脊曉光輝
鑾幢雉扇祥煙裏　帝座龍床秉下圭

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天子方纔坐定見一大臣急離班
部前進金階跪俯欵地象簡當胷却是諫官曹輔進表諫个
其事

只因幾句閑言語　惹得一場災禍來

那曹輔智道主上行微行宵娼之事自思身為正言主上有失

德不行直諫則是曠職孟子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便是觸犯天顏也只得修表一道諫其君幸而見聽則為盡
言官之職萬一不從便身膏鼎鑊亦得與龍逢比干遊於地
下足矣乃進表文云
臣曹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表言于
皇帝陛下臣聞聖人猶天也天以一元之氣運于上故四
時之行百物之生雨露所以見發生之仁霜雪所以彰肅
殺之義君以元默之道拱於上故大臣之輔百官之職恩
澤所以昭褒勸之恩刑罰所以示懲罰之勇夫之道不可
測聖人之威其可褻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師深坐于油幢
千金之子不鬪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不為輕者賤者而
輕其身也臣近覩邪傳臣某有謝表謂 陛下輕車小輦
七臨私第臣以為 陛下之眷臣京為不薄矣然而 陛
下萬金之軀是 列聖之遺體也 陛下縱不自惜猶不
為祖宗惜乎 陛下一舉動之重輕是万姓休戚之所寄
陛下縱不自愛獨不為生靈念乎近聞有賊臣高俅賊臣
楊戩乃市井无籍小人一旦遭遇聖恩巧進佞諛蠱惑
聖聽輕屑 萬乘之尊嚴下遊民間之坊市宿于娼館事
跡顯然雖欲掩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娼優下賤縉紳之
士稍知礼義者尚不過其門 陛下貴為天子深居九重
居則左史右言動則出警入蹕聽信匹夫之讒邪寵幸下
賤之潑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皆曰易服微行宿于某
娼之家自 陛下始貽笑萬代 陛下可不自謹乎度臣
臣初意必借 藝祖皇帝夜幸趙普私第之事以蠱惑
聖聽獨不念 藝祖皇帝創業之初每思一榻之側豈容
他人鼾睡所以焦心勞思出與大臣謀進取天下之策非

為私行也非恣荒淫也臣所願　陛下赫然睿斷將賊高

俅楊戩竄逐于外親近端人正士改過遷善思　藝祖皇

帝創造之艱難述　列聖守成之先志保重聖躬斗絕遊

幸祖宗之望也社稷之幸也生靈之福也臣自知冒瀆

天威自分身膏斧鉞但使　陛下幸聽臣愚之諫則臣雖

死猶生也伏取

進止　宣和七年九月　日具位　臣　曹輔　表上

徽宗當初微行之時自道外人不知及覺曹輔所奏自覺慚

愧特降勅將曹正書赴都堂問狀余深問曹輔道您小官何

得僣言朝廷大事輔正色叱之曰大臣不言故小官言之余

深問主上深居九重小官何以知其微行動息輔引蔡京輕

車小輦之語為證那時王黼正與蔡京不和　欲因

此事中害蔡京奏知徽宗將曹輔罷了正言編管外州居住

有諫議大夫張汝文竟續奏云曹輔心在愛君言是便

不能優容遂加竄逐仰陛下文過遂非拼信讒言

……乞不聞于上萬一有奸邪近測之言

……直賴思忠言

……信

宣是天子行踏去處道罷醉倒李師師之
些無論師〻道夫人休怪敢說日了天
見師〻卓子上有一小簡楊戩寫與開看
那簡中說箇甚的　分明是
捨命甘心處　恰似樓前墜綠珠
一覷見賈奕簡上寫道
從七夕相別之後又逢重九日月如梭天由
信天子納忠臣之諫深居禁中歇復微行私幸
人夙世有緣今又佳夜不可虛度未審開分
右廂都巡賈奕啓上　可意人李師〻
怎道有這般潑賤之物不能近貴今天子寵幸你
與賈奕打睡却不是李媽〻兄弟子也道罷遂
內呈與天子師〻子母諕得鬼不着体楊戩入內

師道不甚的楊戩將賈奕手簡呈上天子覽畢大怒
取那匹夫來不多時拿得賈奕到於金階之下喝道
為朕一戲之役不以延譽遂爲忌郤入娼家造詞謗訕
罪賈奕諕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倚仗在地稱臣奏
忿敢謗訕陛下望聖慈明察徽宗道你道不敢謗訕
留下這絹當得錢的詞是誰做來賈奕無辭以對徽宗
奕流言謗朕合夷三族余者皆令推入市曹斬首報來
昨日風流逛妓館　今朝含恨入泉鄉
徽宗敕下差點守中做監殺官是那掌午時分押往市曹
遇着諫官張天覺問點守中道今日殺的是甚人犯甚底罪
守中附耳與天覺低聲道天子為私行李師〻家與賈奕共
爭潑妓賈奕小詞譏諷官裏是天子喫受不過賜死市曹天
覺分付點守中你且慢用刑待我入奏官家來道罷騎馬入

朝來見天子去了。問：天覺卿不宣而至，有何事奏來？張天覺山呼舞蹈了，當時奏道：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承祖宗万世之丕祚，為華夷億兆之所瞻，一舉動一笑嚬，皆不可輕也。奈何信奸讒賊臣之語，夜宿娼妓家，荒于酒色，使朝綱不理，國政不修，天文變于上，人心怨于下，邊疆不寧，盜賊蜂起，陛下不以此為憂，顧與匹夫爭一娼妓，辱律刑誅，他日史官記之，貽譏万古。賈奕何罪，貶戮市曹？臣恐朝野聞之，無以示民。欲望聖慈曲行赦宥，自調天威罪己，不教後代望聖鑑不能容那個。楊戩把那賈奕詞與天覺看了。徽宗宣諭：天覺卿看此詞，能容恕否？天覺又奏：此乃陛下之過。孔子有云：人必自侮，後人侮之。陛下高抗萬乘之尊，事之以諂詐，致令低毀。不以萬乘之尊自尊，則往小小人焉得以戲侮之？君則臣不臣，陛下自惹賈奕過言，何必示人？徽宗聞了

慚恥，喻天覺道：且看卿直言之故，姑赦賈奕之罪，貶賈奕為廣南瓊州司戶參軍。徽宗遣殿頭官宣李師師入內朝見，卑賜夫人冠帔，使師師衣着，仍賜繡墩，坐于御坐之側。宣問張天覺道：朕今與夫人同坐于殿上，卿立階下，能有章疏乎？天覺泣曰：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夫，婦不婦，三綱五常掃地矣。人有禮則強，無禮則亡。陛下視禮法為何物？孟子謂：合則留，不合則去。臣諫不能從，言不見聽，尚何顏立殿陛之間耶？願乞骸骨歸田里，以終天年。徽宗怒，拂衣而起。次日御筆除張天覺授勝州太守，即日遣中官管押之任。張天覺朝辭之任，乃作詞一首，寄調南鄉子：

向晚出京關，細雨微風拂面寒，楊柳堤邊青草岸，堪觀，
只在人心不大閑。酒飲盞須乾，莫道浮生似等閑，用則
逆理天下事何難，不用雲中別有山。

吟罷行數十步忽值路邊老牛卧地天覺見長吁一声依前詞
又作一首調南鄉子

瓦鉢與磁甌閑伴白雲醉後休得失事常貧也樂無憂
運去英雄不自由彭越与韓侯蓋世功名一土丘名利
有餌魚吞餌輪收得脫那能更上鈎

中使錄其詞歸呈徽宗徽宗看詩心知天覺爲異人惜之無
及自天覺仙去之後朝廷之上蕩無綱紀蔡京蔡攸童貫之
徒縱恣於上高俅楊戩朱勔之黨朋邪於下徽宗恣意諸奸
嬉弄冊李師師做李明妃改金線巷喚做小御街將賣茶周
秀除泗州茶提舉蓋宣和六年事也宣和六年五月金國遣
使來趙良嗣報使良嗣至軍前金国阿骨打道平涿易州我
必欲取并燕京不与汝家了也是時有左企弓者爲金国謀
獻一詩

併力攻遼盟已說　功成力有淺和深
君王莫聽捐燕議　一寸山河一寸金

由此金人要求不已故無許燕之意七月金人來歸燕山六
州那六州是甚州

涿州　易州　順州　景州　檀州　薊州

既得六州然童貫蔡攸帥師入燕初稱交割又稱宣撫燕之
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盡爲金人席卷而去朝廷捐歲幣數百
萬僅得空城而已童貫蔡攸奏撫定燕城燕城老幼惟呼迎
謁南向焚香上祝聖壽詩其地自冬至及春皆無兩鎮王師撫
定雨澤隨降王黼率百官稱賀於是降赦兩河燕雲等路金
国阿骨打死其弟吳乞買改名晟嗣立八月遼將蕭幹不犯
燕山我帥伐之後有人一詩云

詩曰

世事皆然未必然　是非誰定百年前

今人不恨宣和誤　却恨宣和誤伐燕

宣和五年五月燕人張瑴往遼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將士教練兵卒為備金人既取燕粘罕謂叅政康公弼道我欲遣兵擒張瑴何如公弼答云若以兵加之是趣其叛也公弼昔居平州頗知願身見張瑴諭以金国招撫之意瑴謝曰契丹八路今所皆陷惟平州瑴怎敢有歹心所以未釋甲者蓋防備蕭幹耳厚賂康公弼公弼以其無他粘罕信之將平州改為南京命張瑴同平章事又是年遼人乞貢新立主遂遣左企弓等歸將燕人怕遠徙求訴於張瑴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大軍復振若朝公仗義背圖恢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不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又何懼哉瑴從之其事上聞李石閣之石以寬然遂執企弓等數其罪而殺之李石與三司使高履同詣燕山說王安中云平州形勝之地張瑴總練之士足以禦金人安燕境乞招致之安中送李石高履赴闕謁王黼白事朝廷從其請張瑴以平州來降附金人聽得張瑴叛歸我朝遣闍母國王部領兵馬來攻之張瑴統所部兵拒戰闍母国王自知兵少更不接戰大書于州門云今冬復來遂不交鋒而退張瑴虛自張大以捷聞于宣撫司金人之叛盟亦指納張瑴為南朝失信之罪也

且說徽宗自得燕山之後與百官以陳楊戩朱勔王黼之徒無日不歡讌作樂遂於宮中內列為市肆令其宮女賣茶賣酒又一日二十行經紀賣買皆令有將上皇扮乞化貧子行乞於中以取其樂又為長夜之飲以宵達旦又使民夫增修万歲山重運太湖石自蘇杭起程達汴人家有一丁而有夫一名兩丁有夫兩名民不聊生兩河岸邊死丁相枕籍苦之声號呼

于野上竟不之知也後半載徽宗與林靈素李明妃并高俅
楊戩宴于千秋殿是夜月色如晝徽宗與林灵素明妃二人
賞月酒闌令林灵素宿于禁內徽宗與李妃寢睡不台披衣
而起與因師閑話坐于千秋殿徽宗道見說月宮方圓八百
里若到廣寒宮須有一万億如何得到林灵素聞言道陛下
要看廣寒宮甚易起空用手一招見青鸞一隻落于帝前林
灵素請天子上青鸞之背林灵素以騎一隻請陛下合眼只
声起二人乘青鸞望高方向北而去不多時天子開眼時
過一大門樓但冷光万道清氣襲人徽宗與林灵素閑行間
見一樹清陰寥合見二人于清光之下對坐奕棊一人穿紅
一人穿白分南北相向而坐一人道今奉天帝勑交咱兩个
奕棊勝者得其天下不多時見一人喜悅一人煩惱喜者
穿白之人笑吟吟拔北面大呼徽之人穿紅之人愁慘慘往南行

二人既去又見金甲絳袍神人來取那棊子棊盤徽宗使林
灵素問早來那兩箇奕棊是甚人神人言曰那穿紅者乃南
方火德真君霹靂大仙趙太祖也穿皂者乃北方水德真君
大金太祖武元皇帝也言罷神人已去徽宗已備知天機事
無心遊賞月宮閑閑不悅迅步閑行俄至一城見紅光降合
有天丁守禦遂問曰此何城也天丁曰此昊天太帝上皇之
城徽宗聞之大駭與林灵素望天門路恰待呼青鸞欲離天
闕忽值一人松形鶴骨頭頂七星冠腳着雲根履身披綠羅
襴手持白玉簡迎頭而來徽宗見了忽想這人好面熟欲待
詢問其人見了徽宗大怒此人是誰乃張天覺也言道陛下
看看遭囚被虜由自信邪臣向此行路你也恣不得皇宮內
苑寵不得皓齒朱顏虐不得萬邦黎庶有分離鄉背井向五
國城忍凍受餓言訖用手扯住天子衣望天門與一推林灵

大敬志詔宣林灵素至天子問林灵素道此水如何治得林灵素奏道請我王同去上城看水去來以此徽宗同文武官僚離朝直來城上看那水去天子同文武官上得城來則見那水便似千堆雪浪湖天滾万派洪波合扇流瀰瀰長上平城來上皇及官裏見了大驚觀林灵素問道卿有何法可以退水灵素登城治水水之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救胡僧而得佰令太子拜之可退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求水退四丈京城皆言汝曰有小童再把葫芦一傾水勢越漲將欲城平徽宗出黃榜召人退水見一行童將榜文收了有看榜大使即時同行童來城上見天子天子見道你小童如何治得此水行童曰小行不會使師父善治此水天子見說道這和尚見禁在大理寺即時交宣至天子也不問抗勅之罪便將僧人罪赦了交治水大僧人既見說其罪犯即引行童往水邊望洪波起處把行童舉一推在波心裏面天子見了大驚看時却不見行童在波心中湧出半截身體一隻手把个紅葫芦一隻手拍着葫芦口道業畜不要作業收來收來不多時風恬浪靜水勢合漕行童亦不見所在天子見了道這和尚必是南方一會子左道術使此妖法誑朕交金瓜簇下斬訖報來道罷武士一發向前正欲簇那僧人則見靈光耀目不能近前只聽得響亮一声見僧人騰空而去立在雲端之上言道徽宗無道之君被擄猶自不省見空中滴滴遺下一副紙來僧人乘雲而去近臣拾得看時上有幾句言語云

詩曰

尼父金仙白髮公　愚迷謾說各西東
若深盡悟无生法　總在灵山一會中

又

奏曰若不送她天子撲下九天來不知天子性命如何

金風未動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徽宗曰若不送向冥司忽然驚覺來說得渾身冷汗李明妃問道陛下緣何驚怕徽宗見天子曰其夢甚奇上皇將夢中之事說了一遍明妃道夢寐之事虛無不足憑信言訖天明徽宗將天上之事說與林靈素靈素道此是陛下分已定盡不由人徽宗自此之後初欲慕靈素每日虛度徽宗一日問林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此何謂也林靈素奏曰今通天下之為教者三曰儒曰道曰釋而儒以孔子為宗道以老子為宗釋以釋迦為宗孔子之道垂法万世若曾問道於老子其道本同惟有佛氏之教自傳入中國誘人削髮而不拜君親易衣而着逃租賦不忠不孝非我中華之人乃是西方胡鬼佛教最為害道今雖不可遽滅合與改正將佛寺改為宮觀釋迦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為尊者和尚改為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徽宗依奏施行有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台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鬭法僧不能勝情願頂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聖旨胡僧放逐道堅乃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眾知天下依林靈素所奏奉行五臺山寺長老違命不從以此官司拘刷抗命僧人拘囚押至京師奏聞天子龍顏大怒將僧人下大理寺獄中夫有僧人帶來行童見師囚了一氣走至汴河岸上手中拿着箇小經葫蘆兒往汴河中一傾不傾時萬事俱休傾下葫蘆中物不知是甚物件只見就那汴河岸上起一陣狂風俄刻中間雲生四野霧起八方轟雷閃電雨若傾盆則見汴河水漸漸地長上岸來閘岸司官急申告開封府開封府急申省省官即時聞奏天子天子聞之

道君好道寵林灵　天下伽藍盡滅形
極樂上元歡事罷　看々身死五國城

天子見了道知他是甚言語遂罷衆官辭從天子廻寓林灵素為見退水不効又五臺僧人灵驗又思遭遇徽皇聖眷甚厚出入禁中已久屢蒙朝廷頒賜金帛甚富乃上表乞骸骨歸溫州營建青牛觀修真養道祝延聖壽徽宗不允所奏十一月全臺奏林灵素妄議神霄妖惑聖聽改除釋教謗訕大臣灵素即日携衣被出宮徽宗降詔與宮祠溫州居住灵素至溫州營造青牛觀已成一日撰遺表一道見溫守閭丘顯乞為繳進及辭州官親黨而別回歸本觀與其徒曰某荷聖恩有希世之遇將來我歿之後可將七寶數珠掛棺上藏之怨他年朝廷有命取索謹以獻焉其餘物件汝等可散吾所有分之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嶼其隨行弟子皇城張如晦云汝可扛擡我棺出城南山遇此折路即止可就掘坑深五尺見有龜蛇便下棺師卒後其徒如其遺命扛擡棺木出所分葬地果然此地自發掘深數尺不見龜蛇下視其穴深不可測遂下棺葬埋平明視之四望坦然不知葬所及靖康之變朝命下溫州監伐灵素之墓不知所在命遂寢十一月冬至後徽宗又感起樂事且說一年四季好景良辰不容虛度且如一年内

春來寶馬芳郊閑遊　夏至畫船長湖悠賞
秋來長採菊龍山登高　冬月觀梅獸炉暢飲

且說世人遇這四季尚能及時行樂何況徽宗是个風流快活的官家自見帝都曾宗致怎不追歡取樂皇都最貴帝里偏雄皇都最貴三年一度拜南郊帝里偏雄一年正月十五日夜州裏民喚做山棚內前的喚做鰲山從臘月初一日點

灯到宣和六年正月十五夜為甚從臘月放灯蓋恐正月十五日陰雨有妨行樂故謂之預賞元宵怎見得有隻曲兒喚做賀聖朝

太平無事 四邊寧靜狼煙息 國泰民安謳歌舜禹湯

好萬民嬉笑 景龍門上 龍火鳳燭相照 聽教雜劇喧笑

藝人巧 寶籙宮前 以水書符斷妖 民安樂 相竹林深處

勝蓬島 笙歌鬧 奈吾皇不待 等元宵景色來到 恐後月

陰晴未保

東京大內前有五座門曰東華門曰西華門曰景龍門曰神徽門曰宣德門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鰲山高一十六丈闊三百六十五步中間有兩條鰲柱長二十四丈兩下用金龍纏柱每一个龍口裏點一盞燈謂之雙龍銜照中間有一个牌長三丈六尺闊二丈四尺金書八个大字寫道

宣和綵山 與民同樂

綵山極是華麗那綵山綵自應奈闕象仙峰峭門奏和雅之音樂府進婆娑之舞絳綃樓上三千仙子捧宸衣紅玉欄中百万都民瞻聖表且如前代賞元宵只是三夜蓋自唐睿宗開元年間謂天官好樂地官好人水官好燈上元時分乃三官下降之日故從十四至十六夜放三夜元宵燈燭至宋朝開寶年間有兩浙錢王獻了兩夜浙灯展了十七十八兩夜謂之五夜元宵怎見得 昔人有隻曲 謂道是

帝里元宵 風光好 勝仙島蓬萊 玉動飛塵 車駢繡轂 月照樓臺 三官此夕歡諧 金蓮万盞 撒向天街 謌鼓通宵 華燈競起 五夜齊開

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去大內門直上一條紅綿繩上飛下一个仙鶴兒來口內銜一道詔書有一員中使接得展開奉聖旨宣万姓有那快行家手中把着金字牌喝道宣万姓

少刻京師民有似雲浪盡頭上戴着玉梅雪柳鬧蛾兒直到
鰲山下看燈却去宣德門直上有三四个貴官金燃綠幞頭
舒角紫羅窄袖袍簇花羅那三四貴官姓甚名誰
楊戩　王仁　何霍　六黄太尉
這四个得了聖旨交撒下金錢銀錢與万姓搶金錢　那教坊
大使袁陶曾作一詞名做撒金錢
頻瞻礼喜昇平又逢元宵佳致鰲山高聳翠對端門珠
璣交製似嫦娥降仙宮乍臨凡世　恩露勻施憑御欄
聖顏垂視撒金錢亂拋墜万姓推搶没理會告官裏這
失儀且與免罪
是夜撒金錢後万姓各各遍遊市井可謂是
灯火熒煌天不夜　笙歌嘈雜地長春
至十五夜去內門直下賜酒兩壁有八廂有二十四个內等
子守着喝道一人只得飲一盃有光祿司人把白金盃勸酒
氣陷是金盃內酒凝珠泊玉髓滋香騰騰一似
蟠桃宴罷流霞液　勑賜流霞賞万民
那看灯底百姓休問富貴貧賤老少尊卑盡到端門下賜御
酒一盃有教坊大使曹元寵口號一詞喚做脫銀袍
濟楚風光昇平時世端門支散碗碟遂旋溫來喫得過
那堪更使金器分明是與窮漢消災滅罪　又沒支分
猶然遞滯打篤磨槎來根底換頭巾便上弄交番廝替
告官裏駝逗高陽餓鬼
是時底王孫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漢都是子頂背帶頭巾窄
地長背子寬口袴側面絲鞋吳綾襪銷金裹肚粧着神仙佳
人却是戴亸翁冠兒插禁苑瑤花星眸與秋水爭光素臉共
春桃闘豔對伴的似臨溪雙洛浦自行的月殿獨嫦娥那些

賞灯之際宣兒聚撥手兒斯把少也是有五千來對兒

詩曰　太平時節喜元宵　萬斛金蓮照碧空
最好遊人歸去後　滿頭花弄曉風來

是夜鰲山腳下人叢鬧裏忽見一个婦人喫了御賜酒將金盃藏在懷袖裏喫光祿司人喝住這金盞是御前寶玩休得偷去當下被內前等子拿住這婦人到端門下有閤門舍人具將偷金盃的事奏知徽宗皇帝聖旨問取因依婦人奏道賤妾與夫婿同到鰲山下看灯人鬧裏與夫相失蒙皇帝賜酒妾面帶酒容又不與夫同歸為恐公婆怪責欲假皇帝金盃歸家與公婆為照臣妾有一詞上奏天顏這詞名鷓鴣天

月滿蓬壺燦爛灯　與郎攜手至端門　貪看鶴降笙簫舉
不覺鴛鴦失卻群　天漸曉感皇恩　傳宣賜臉生春歸
家切恐公婆責乞賜金盃作照憑

徽宗覽畢就賜金盞與之當有教坊大使曹元寵奏道來婦人之詞恐是伊夫宿構此詞來騙御盃只當押婦人當面命題令他撰詞做得之時賜與金盞做不得之時明正典刑帝准奏再令婦人做　詞婦人請命題准聖旨令將金盞為題念奴嬌為調女子領了聖旨口占一詞道

桂魄澄輝禁城內萬盞花灯羅列無限佳人穿繡徑幾多妖艷奇絕鳳燭交光銀灯相射奏簫韶初歇鳴梢響處萬民瞻仰宮闕○妾自閨門給假與夫攜手共賞元宵誤到玉皇金殿砌賜酒金盃滿設量窄從來　紅凝粉面尊見無憂說假王金盞免公婆責罰臣妾

徽宗見了此詞大悅不許後人攀例賜盞與之徽宗觀灯以鄭是時開封府尹設苦幕次在西觀下彈壓天府獄囚盞押在幕次斷決要使獄空徽宗與六宮從樓上下觀西觀斷決公

事幾中忽有一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從人衆中跳身
出以手書簾出指斥不尊之語徽宗大怒遣中使就于觀
下令有司捕捉棒箠拆亂下又加炮烙詢問此人爲誰其人略
無一語亦無痛楚之色終不肯吐露情實有司斷了足筋俄
施刀臠血肉狼籍終莫知其所從來帝不悦遂罷一夕觀真
个是

青春過了增華髮　歡樂既極哀情來

後來呂省元做宣和講篇說得宣和過失最是的當今附
載于此世之論宣和之失者皆道宋朝不當攻遼不當通女
真不當取燕不當任郭藥師不當納張瑴這个未是確論
何以言之天祚失道內外俱叛遼有可取之勢攻之宜
女真以方張之勢乘垂亡之遼能自必與我爲鄰通之宜
也全燕之地我太祖太宗百戰而不能取今也雖得數城
可以收漢晉之退藏可以壯關河之上勢燕在所當取也
郭藥師奉涿易來降則以燕人守燕可也平州乃燕之險
張瑴奉平州來歸則撫之亦可也中國之召侮於女真者
不在乎此蓋女真初未知中國虛實初焉遣使非人泛海
婁室每爲貶首所辱則取輕於其始矣又議山後地和掔
尚九自許南朝四面被遼若干兵刀怎能立國如此強大
尚有畏怕中國的意自郭藥師既降之後遼人盡滅之國
尚能還復敗宮軍屢寇曾呂馬擴道劉起變用兵一夕逃遁
您看我家用兵有走的樣則中國之取侮於女真者不特
一事也設使當時不攻遼不通女真不取燕山不任藥師
不納張瑴其能保金兵之不入寇乎蓋宣和之患自熙寧
至宣和小人用事六十餘年奴倖之積久矣執政侍從內禍
在目前而不知外禍入而不能郊社怕懼推恩寇至而不告

中外怕妨恭謝冦迫而不撤綵山怕礙行樂此小人之夷狄也童貫使遼々人笑曰大宋豈无人乃使內臣奉使耶女真將叛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王為辭粘罕笑謂汝家更有人可使廢此宦官之夷狄也虜兵至燕而燕降至河北之軍潰至河南即河南之戍散此兵將之夷狄也罷花石綱而激兩浙之盜起料兌夫錢而激河北京東之盜熾此盜賊之夷狄也自古未有內无夷狄而外致夷狄之禍者小人與夷狄皆陰類在內有小人之陰足以召夷狄之陰霜降而豊鍾鳴雨至而柱礎潤以類召類此理之所必至也宣和之間使无女真之禍必有小人篡竊盜賊召女真之禍矣

新刊宣和遺事前集